



秦俊著

流浪的拐杖

晋文公传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流浪的权杖

——晋文公传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浪的权杖——晋文公传/秦俊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5354-4764-7

I. 流… II. 秦…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3261 号

责任编辑:高田宏

责任校对:陈 琪

装帧设计:回归线视觉传达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375 插页:1

版次: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69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一、戏言不戏	1
二、御赐金匱	12
三、智破杀夫案	23
四、泪眼无敌	34
五、交友三戒	45
六、唇亡齿寒	56
七、五穀大夫	68
八、绛都迭变	79
九、出尔反尔	91
十、小人得志	104
十一、重耳逃难	116
十二、割股啖主	128
十三、虎落平川	141
十四、魏犢打獠	153
十五、梅开二度	164
十六、重耳复国	176
十七、勃鞞告变	187
十八、小蜥复仇	198
十九、壮哉子推	210
二十、匡扶王室	221
二十一、破卫灭曹	233
二十二、退避三舍	245
二十三、会盟践土	258
二十四、冤哉叔武	270
二十五、烛之武退敌	281

一、戏言不戏

周成王正在兴头上，随口说道：“那寡人也封你个诸侯当当。”

重耳出生之时，一红冠花身的大蛇现身梁上，直视着狐源，待重耳落地，方才离去。

五爪猪是人托生的，谁若是前世作了大孽，死后便托生成五爪猪。

遍查中国历史，玩笑之大，莫大于周成王，仅仅一句戏言，成就了一个国家。是时距今已三千多年了。

三千多年前的一个春天，周王朝的第二代国王，也叫天子——周成王姬诵，头戴王冠、身着王服，带着他的弟弟姬虞来到了御花园游玩，这时春光明媚，树木葱茏，百花争艳，燕飞莺啼。周成王虽说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姬虞更小，玩兴正浓。兄弟俩在大臣、书吏、宦者^①、宫娥、妃嫔的簇拥下，尽情地追逐、嬉戏，高高兴兴地来到枝叶茂密的桐树下。巴掌大的墨绿色桐叶，立刻引起了成王的好奇。他一连跳了三跳，想摘一片桐叶把玩，没有成功。侍者慌忙上前，摘下一片叶子，恭恭敬敬递给他。

周成王一边把玩着桐叶，一边逗着姬虞：“你看这片桐叶又嫩又肥，多好看呀，我把它剪成玉珪怎样？”

姬虞连忙附和道：“好啊！我早就想要一块玉珪了，您若是剪成了就把它送给我。”

周成王一边应着一边用手将桐叶撕成玉珪状，单手递给姬虞：“这是寡人赐给你的，你可要好好戴着。”

姬虞正要伸手去接，突然把手缩了回来。

周成王忙道：“怎么了？”

^① 宦者：太监。



姬虞一脸沮丧地回道：“咱朝有规定，只有天子和诸侯^①才有资格佩戴玉珪。我要了也无用。”

周成王正在兴头上，随口说道：“那寡人也封你个诸侯当当。”

这本是一句戏话，不成想被随行的史官听到了，马上记到竹简上。

七日后，宰相周公，也就是姬旦，史称周公旦，和周成王在一块儿议事，突然问道：“您打算封姬虞一个什么侯呀？”

周成王笑回道：“他才几岁呀，乳臭未干，做什么侯？！”

周公旦反驳道：“可您已经亲口许他，要封他一个诸侯。”

周成王反问道：“什么时候寡人许的他呀？”

周公旦回道：“就在游御花园的那一天。”

周成王笑道：“那是寡人和姬虞开玩笑的，岂能当真！”

周公旦一脸严肃地说：“天子金口玉言，岂能和人乱开玩笑！”

周成王吭哧良久道：“以卿之见，寡人应当何处？”

周公旦道：“兑现您的许诺，封姬虞为诸侯。”

周成王长叹一声说道：“封就封吧！”

周公旦问道：“您打算封他一个什么侯？”

周成王道：“前不久，唐国作乱，咱不是把他给平定了吗？您若觉着可行，就封姬虞一个唐侯吧。”

周公旦抱拳说道：“天子圣明。”

稍顿又道：“天子打算何时举行册封唐侯的大典呢？”

周成王回道：“占龟后再定。”当即召来太卜^②，命他占卜。

太卜不敢怠慢，用火烧龟甲壳，其繇^③曰：“尹正诸夏，再造王国，丁亥日吉。”

周成王道：“那就定在丁亥日吧。”

到了丁亥这日，王宫里张灯结彩，金鼓齐鸣，成王袞袍玉带，拉着锦袍金带的姬虞，通过威武庄严的仪队，来到金殿上，举行册封大典。典毕，大摆宴席，招待各路诸侯和文武百官，直到深夜方散。

第二天一大早，唐侯姬虞，在卫队簇拥下，乘坐车辇^④，浩浩荡荡，

① 诸侯：周成王时期大封诸侯国，先后受封的达数百个。侯：爵位名。爵分五等：公、侯、伯、子、男。上等国，国君称公；二等国，国君称侯；三等国，国君称霸；四等国，国君称子；五等国，国君称男。譬如唐为二等国，那国君只能称为唐侯了。

② 太卜：在宫廷中担任占卜工作的官员。

③ 繇：卜兆的占词。

④ 辇：君主乘坐的车。

直奔翼城。

一句玩笑，造就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叫唐国，建都翼城，二传至姬燮父，改唐国为晋国，于是乎，唐侯也就变成了“晋侯”。十一传至子昭，畏其叔父成师强悍，乃割曲沃以封之，谓之曲沃伯。晋一分为二，子昭仍居翼城，改国为翼。曲沃伯三传至姬称代，姬称代自以为武力强大，又高出时之翼侯一辈，不屑再做伯，遂自称曲沃武公。十二年后，武公灭翼，尽取翼之库藏宝器，献之于周天子。周天子贪其贿赂，不只诏拜姬称代为晋国国君，且还承认了他的公爵地位。于是曲沃武公便变成了晋武公，移都于绛，自此，二晋复为一统。

武公代晋二年后卒，子诡诸立，是为晋献公。

献公为世子^①时，娶贾姬为妃，久而无子。

他本就好色，见贾妃年将二十有五，容颜渐退，遂生厌恶之心，说他文王，一连讨了三个少女为妃。不知何故，三女子入宫之后，长则二年，短则三月，相继去世，心中好生悲痛。恰在这时，谋士士蔦对他说道：“翟国有个狐源，乃大戎主^②之女，生得仙女一般。”献公闻听大喜，上告文王，要娶狐源为妻。武公当即应允下来，遣士蔦为使，去翟国议亲。

那翟国原为一个部落，与晋国毗邻，羨晋国之富强，早有归附之意。今见晋使前来求婚，说的又是世子，哪有不允之理！

士蔦回到晋都之后，将狐源的容貌好生夸了一番，说她脸似瓜子、腰似杨柳、眉似柳叶、眼似桂圆、口似樱桃、手似莲藕。把个献公听得如痴如迷，满口涎水。“好、好、好！我能娶来这样的美女为妃，就是睡上一夜让我死了，也是心甘！先生，快快择个好日子，我要亲自去翟国迎娶狐源。”

士蔦笑道：“别急，老臣还没有把话说完呢。大戎主之弟小戎主，也有一女，名叫狐艳，比狐源年小一岁，其容貌和狐源不相上下，二人虽非同胞，却比同胞姐妹还亲，一天到晚缠在一块，形影不离。您若娶了狐源，剩下狐艳一人，好似落单的孤雁，悲悲惨惨，岂是世子之意！”

献公不假思索道：“这好办，咱把她姐妹俩一块儿娶了不就得了。”

士蔦道了一声好字，二次去翟，小戎主欣然应了这门亲事。

献公一天之内娶了两个老婆，两个老婆相亲相爱，同月怀孕，同月

① 世子：储君。

② 大戎主：翟国为少数民族所建，国君称大戎主。



生子，又都是男孩，一为重耳，一为夷吾。重耳为长，乃狐源所生，大夷吾三天。那重耳生有异相，骀胁重瞳，且出生之日，日月同耀；一红冠花身的大蛇，现身梁上，直视着狐源，待重耳落地，方才离去。临行，又朝狐源点了点头，似有拜别之意。此事为武公所知，拈胡大笑道：“好，好！倡我大晋者，必此子也。”

夷吾也有异相，二目又红又凸，亚赛金鱼眼睛，出生之时，风雹齐至，拔树毁屋，狐艳觉着不祥，偷偷命太卜占龟，得繇甚佳：“戾且戾，二世为人主。”狐艳方才转忧为喜。春去秋来，叶发叶落，一晃十五年过去了，重耳长成一个大小伙子，浓眉重瞳，仪表堂堂，奉父命出使翟国，拜过大戎主之后，被安排在翟国一个最大的驿馆^①。是夜，项间玉佩不翼而飞，这样一来可把驿吏胥臣给吓坏了，大戎主甥儿在驿馆被盗，失职之责他如何承担得起？且是，翟国有个不成文的法律，凡在驿馆住宿的客人，丢失财物，由驿吏赔偿，这玉佩少说也值一百两金子，你叫他如何赔偿得起！胥臣越想越怕，正要上吊自杀，重耳来了，带着几分稚气劝道：“驿馆高墙大院，又有数十名驿卒日夜巡逻，贼人竟然将我的玉佩盗去，此高贼也。平日，我常听杜太傅^②言讲，有一种高贼，会缩骨法，还能飞檐走壁，来无影去无踪，盗我玉佩者，大概就是这种人吧。初听不信，今日却让我开了眼界，长了见识，我该谢你才对。”

胥臣摇了摇头说道：“您别拿话安慰小人，就是您不怪罪小人，大戎主也不会轻饶小人。再说，就是把小人的房子卖了，肉熬成油卖了，也凑不够您的玉佩钱。”

重耳道：“玉佩对您来说，价值连城，但对像我这样的国君之子来说，并不算特别的贵重，我不会让你赔的。”

胥臣惊喜交加道：“这么说，那玉佩您不让小人赔了？”

重耳点了点头。

胥臣正要跪地谢恩，忽然想起了什么，苦笑一声道：“恩公即使不让小人赔您的玉佩，这失职之罪，小人也承担不起！”

重耳笑道：“失职，失什么职？本公子从未丢过东西，你失的什么职？”

胥臣扑通朝地上一跪，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您真是个大好人！天下难寻的大好人。”

① 驿馆：古代供传递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歇宿、换马的处所，亦称驿站。

② 太傅：官名。为辅导储君之官。

重耳双手将胥臣搀了起来。

重耳在翟国玩了半月，从没向人提起丢失玉佩之事。

事过两年，胥臣不做驿吏了，一是觉着翟君不会追究他的失职之罪，二是不忍心埋没重耳的德行，方把此事说了出来。翟国又不大，方圆不过数百里，没多久，弄得全国人都知道了，都夸重耳是个好人。

这消息一传二传，传到了晋国，晋献公将重耳召去，好生夸奖一番，并赐他一块更好的玉佩。

重耳生性好动，读书之余，常和他的两个表叔——狐毛、狐偃相聚，或游山玩水，或出入闹市。这一日叔侄三人来到闾右，见那里围了数十个人，一男一姬，正在撕撕扯扯，少不得驻足而观。

那男的好似一个屠户，生得膀大腰圆，四十来岁年纪，手中提着杀猪的家什，一边挣一边说道：“放开我！”

那老姬年届六旬，一头白发，双手死死拽住屠户胳膊，满脸乞求道：“你不能走，你看水都烧好了。”

重耳举目四顾，果见靠着围墙的一方，支了一口大鼎，里边的水翻花大浪。移目再看屠户。

屠户说：“你放开我，我这就给你掏钱，赔你的水火费。”

老姬道：“这不只是水火费的事，明天俺就要为儿子娶媳，大待客，这猪您若是不帮俺宰了，叫俺拿什么待客？”

屠户眉头微皱道：“可你那是五爪猪呀，五爪猪谁敢杀？”

老姬道：“俺多给您一些封子^①，您就行行好吧。”

屠户道：“这关乎着我的人命，你就是给我再多的封子，我也不杀。”说毕，将老姬推倒在地，扬长而去。

老姬爬将起来，呼天抢地：“天呀，我的苍天呀！这可是一头二百多斤^②重的大肥猪呀！它不止花了我的五两银子，要命的是你叫我老婆子拿什么去待客呀？”

重耳悄声向一围观者问道：“什么叫五爪猪？”

围观者回道：“就是有五个爪子的猪。那不，拴在石礅上的那一头大白猪便是。”

① 封子：方言。指赏钱。包在帛、绢或绸布里送给要赏的人。随着织布业和造纸业的发达，绢、绸渐渐为红布和红纸所取代。

② 斤：春秋战国时期，一斤相当于现在的半斤，也有说相当于现在的六两。



重耳顺着围观者的手臂望去，果见有一头大白猪拴在石礅上，但那猪也是四条腿四只爪子，并未见多出一蹄。

围观者见他一脸疑惑，忙解释道：“五爪猪并不是真的长了五个蹄子，它只是在某一蹄子上又长了一个小蹄子，那小蹄子大如核桃，不细看看不出来。”

重耳噢了一声，复又问道：“屠户就是靠杀猪为营生，为什么五爪猪他不杀？”

围观者回道：“五爪猪是人托生的。人前世若是作了大孽，死后托生五爪猪，谁若是杀了它，三个月后，谁就会手上长疔而死。”

重耳又是一噢。

老姬仍在哭，任谁来劝解也不听，哭着哭着竟晕倒在地。

一长者慌忙上前，伸手掐住老姬人中穴。许久，老姬醒转过来。嚎啕大哭道：“你为什么救我？你还是让我死了好！我明天拿什么去待客？你叫我明天拿什么去待客呀？”

重耳心软，见老姬哭得可怜，红着眼圈，走上前去劝道：“这一老姬，你不要哭，我这里有五两银子，你拿去再买一头猪不就得了。”

老姬一边哭一边说道：“你看这天，太阳已经快落了，你就是给我钱，集市早就散了，我上哪里去买猪呀？买这么大的猪！呜呜呜。”

“这……这……”把个重耳急得抓耳挠腮。

“天呀，我的苍天呀！你这不是活活要我老婆子的命吗？……”老姬几乎又要哭晕过去。

重耳将心一横，牙一咬说道：“老姬，你不要哭，这猪我帮你杀！”

老姬的哭声戛然而止，睁着一双泪眼，将信将疑地瞅着重耳。

围观者都惊诧地瞅着重耳。

狐毛一把扯住重耳胳膊：“公子，使不得！”

狐偃也一脸焦急地劝道：“公子，这猪你不能杀。”

老姬失望了，嚎的一声又大哭起来。

重耳一脸慷慨道：“大不了一死，十六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猪我杀定了。”一边说一边拔出佩剑，朝大白猪走去。

围观者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好像一群士兵簇拥着一位将要出征的将军。

老姬也爬了起来，紧随其后。

唰！一道白光落下。

“噗！”一道血柱直射而出，足有丈^①余。

“扑通！”那是猪头落地的声音。

老姬双腿一曲，朝重耳跪了下去，“咚，咚，咚……”连磕了六个响头。

重耳双手将她搀起：“老姬，不就替你杀了一头猪吗？不必如此，不必如此。”

老姬立起身来，一脸感激地说道：“您帮了俺老婆子一个大忙，请到寒舍一坐，容老姬奉上一杯薄酒。”

重耳摇了摇头说道：“不必了，俺还急着回宫呢。”

“您是……”一老者将重耳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一遍，自言自语道：“浓眉重瞳，仪表堂堂，您，您，您莫不是公子重耳？”

狐毛抢先说道：“他正是公子重耳。”

老者闻听，慌忙跪了下去。

公子重耳的大名，在场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见老者跪了下去，也都跪了下去，扑扑通通，好似下饺子一般。

老者满面自责道：“不知公子驾到，有所怠慢，还请公子恕罪。”

重耳笑道：“不知者不为罪。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老人起身之后，邀请重耳去他家做客，重耳婉言谢绝。望着重耳远去的背影，老人由衷赞道：“贤人，真贤人也。”

狐毛、狐偃将重耳送到宫中，方折身归家。老父亲狐突坐在餐桌之旁，几次遣人到门口张望，直到掌灯时分，方见弟兄二人一脸忧愁地回来。狐突绷着脸问道：“有你们这样的晚辈吗？还要长辈等你们吃饭！”

狐毛、狐偃忙跪下谢罪。

晚餐上了四个菜：红烧鲤鱼、宫保鸡丁、醋熘白菜、煎南瓜坨。这几个菜，都是他兄弟俩平日最爱吃的菜，可今日他俩很少动筷，一副心神不定，满目郁闷的样子。

老夫狐突停筷问道：“你俩今日怎么了？”

狐毛叹了一口气道：“公子重耳就要死了！”

狐突右手一颤，筷子掉到地上：“你说什么？”

狐毛噤声回道：“他杀了一头五爪猪。”

狐毛便将重耳杀五爪猪的经过讲了一遍。

狐突沉思良久道：“不碍事，重耳不会死的。”

① 丈：东周一丈相当于今245厘米，也就是7.35尺。



狐毛、狐偃异口同声问道：“为什么？”

狐突道：“重耳的心肠这么好，老天会保佑的。”

果如狐突所言，三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一年又过去了。重耳安然无恙，莫说手上长疔，连个红斑也没起过。

老实说，杀了五爪猪之后，重耳也很害怕，天天在家等死。等了一年，还活得好好的，于是乎又生出了出游的念头。这一日，风和日丽，重耳、狐毛、狐偃猎了两只野鸡，时已至午，有些累了，正好面前有块平地，平地左前方有一条小溪，右前方有一座破庙。于是便找了一些干柴，架火烧烤猎物。先是一股焦毛气，不久便化作一股香气，香气越飘越远，飘到了破庙里，引出一个衣不遮体、面有菜色的男孩，这男孩大约十三四岁年纪，他一边朝这里张望，一边流着涎水。

狐毛、狐偃受命去寻找干柴，重耳靠在树干上闭目养神。那男孩见有机可乘，蹑手蹑脚来到火堆旁，一只手抓了一只烤野鸡，飞步而去，响声惊动了重耳，大声喊道：“抓贼，快抓贼，贼人抢走了咱的野鸡！”一边喊一边站起来追贼。

狐毛、狐偃闻声丢掉了干柴，也加入了追贼的行列。

那男孩由于长期饥饿的缘故，渐感体力不支，立住身子，朝野鸡身上吐了三口唾液。

狐毛冲上前去，一巴掌将他打了个趔趄。

那男孩也不恼，反笑嘻嘻地瞅着狐毛：“给，给您的野鸡。”

狐毛又冲他扇了一巴掌，怒责道：“你饿了，抢夺食物还有情可原，为什么要朝野鸡上吐唾液？”

他仍是笑嘻嘻地说道：“您仨是高贵人，小人这么一吐，你们就不会要这野鸡了。”

“你！”狐毛又把巴掌扬了起来。

重耳喝住了狐毛，对那男孩说道：“念你是个穷人，又是一个孩子，这野鸡就送给你了，你走吧。”

小男孩朝重耳深深鞠了一躬：“多谢恩公！”

他转身走了不到五步，忽听重耳叫道：“慢走！”

他迟疑了一下，站住脚，慢慢转过身来，一脸惊疑地瞅着重耳。

重耳一脸和蔼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颠颉。”

“几岁了？”

“十三了。”

“家里还有什么人？”

“爹死了，还有一个瞎妈。”

“何以为生？”

颠颐一脸茫然地问道：“什么叫何以为生？”

狐毛解释道：“就是问你，靠什么生活？”

他见颠颐不懂，进一步解释道：“就是问你，靠什么吃饭？”

颠颐噢了一声，朝破庙一指回道：“那不，就靠偷里边的供馍吃饭。”

重耳道：“若是没有人去庙里烧香、上供，你吃什么？”

颠颐道：“那就饿着呗。”

重耳咂了咂嘴道：“你虽说面黄肌瘦，衣不遮体，但骨骼清奇，不是久居人下之人，这样吧，我给你二十两银子，你回去把你老母安顿一下，再来找我，我给你寻个老师，好好习武，一旦有了机会，好为国家效力。”

这简直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块大馅饼，颠颐又是高兴，又是激动，更多的则是感激，慌忙趴下磕头。

三日后，颠颐来见重耳，重耳修书一封，将他荐给先雷。先雷是晋国望族，父亲做过晋国大将军，他自小因府中失火烧残了半边脸，不愿为官。但他有一身好武艺，偌大一个晋国，未曾遇到过对手。一来在家赋闲无事可做；二来也不忍心将这一身武艺带入坟墓，年将五旬之时，收了两个徒弟：先轾、魏犇。先轾是他本家侄子，魏犇是晋国望族。

也许是重耳的面子，也许是觉着颠颐可教，先雷很爽快地将颠颐收了下来做他弟子。

由翟国失宝，到五爪猪事件，再到义释颠颐，重耳在晋国出了大名。这样一来，狐艳坐不住了，将夷吾叫到跟前，责之曰：“你和你大哥重耳同岁，你大哥做了那么多善事，不说是名扬天下，至少也是名扬晋国。你呢？出了内宫，有几个人知道你的大名！自今之后，把玩心收起来，好好向你大哥学学。”

夷吾喏喏而退。

是啊，我也老大不小了，再不干几件露脸的事，如何在晋国立足？

他找到了他的母舅驍射。

驍射说，这好办。于是乎，甥舅二人天天去闹市游荡，试图寻找一两件能够使夷吾露脸的事儿做一做。谁知游荡了将近一月，也没遇到这样的事。正当夷吾打算收兵卷旗之时，苍郎中的家里来了一位老乞丐。

这乞丐脖子上生了一个毒疮，业已溃烂、化脓，疼痛异常。他恳求苍郎中为他诊治，苍郎中说这疮他治不了，一边说一边将他推出门去。老乞丐赖在门口不走，一个劲地苦求，把个苍郎中气得要命，砰的一声关了大门。老乞丐仍是不走，一边拍门，一边喊道：“求求您了，我疼得实在受不了了。”

虢射将夷吾拽到一旁，小声说道：“今日便是你露脸的大好机会。”

夷吾一脸不解道：“您这话从何说起？”

虢射朝老乞丐指了一指说道：“那不，那老乞丐不是生了毒疮吗？”

夷吾道：“他生了毒疮与咱何干？”

虢射道：“有干呀！”

夷吾道：“什么干系？”

虢射道：“你可以帮助他治病呀。”

夷吾双手一摊道：“我又不是郎中，怎么帮他治病？”

虢射道：“毒疮这事，单凭郎中是治不好的，必须由人代为吸去脓血，敷之以药，方可见效。”

夷吾咦了一声道：“您是让我为他吸脓呀？”

虢射道：“正是。”

夷吾道：“那多脏呀，我不干！”

虢射道：“正因为脏才是个露脸的大好机会，这一吸呀，你的名声恐怕还要超过重耳呢。干吧，啊，干吧！”

夷吾还是不干，不耐烦地说道：“名声有什么要紧，大也罢，小也罢，我还做我的公子。”

虢射道：“你这一辈子就甘心做一个公子呀？”

夷吾道：“不做公子我还能做什么呀？”

虢射道：“做晋国国君。”

夷吾笑道：“君父正当壮年，且那世子已立，这国君能轮到我做吗？”

虢射道：“能。”

夷吾仍是嬉皮笑脸地问道：“凭什么呀？”

虢射前后左右张望一番，见除了他俩和那个老乞丐以外，周围再没第二个人，方才小声说道：“你相貌生来与常人不同，我和你娘，暗地给你找了一个相面先生，那先生相过你之后，连道贵相，贵相。说你前世是王母娘娘养的一条金鱼，日后必要做晋国国君。”

夷吾似信非信道：“真的吗？”

驍射重重地点了点头。

夷吾道：“那，那好！我这就去给那个老乞丐吸脓。”

他走了几步，复又站住：“我还是有些不信。”

驍射道：“怎么了？”

夷吾一脸忧愁道：“世子还比我小十二岁，这国君我怕是做不成。”

驍射道：“你不要担心，那世子我已让给你相过面的那人暗地相过，说他是一个短命鬼。”

夷吾道：“世子就是死了，还有重耳呢，他可是哥呀。咱国的规矩是凡立储，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驍射道：“重耳这头你不必多虑，你命中既然注定要做国君，老天爷自然会帮你把重耳这块绊脚石除去。”

夷吾道：“经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他抬腿欲走。

驍射叫道：“且慢。”

夷吾一脸迷惑地瞅着驍射。

驍射道：“我让你为老乞丐吸脓，是做个样子让人看的。如今这周围没有一个人，你不是白吸了吗？”

“这……”夷吾点了点头说道：“你说得有理，我该怎么办？”

驍射道：“你该这么办。”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得只有他两个人听见。



二、御赐金匾

什么叫骑虎难下，直到今日夷吾才领会到它的深刻含义。他二次把嘴巴贴上老乞丐疮口。

齐姜在晋，伴着一个将死之人，整日闷闷不乐，忽见有人向自己问寒问暖，百般讨好，如何不喜，这一喜便有了床第之欢。

骊姬的床上功夫，其他嫔妃望尘莫及，一天一个花样，玩得晋献公心花怒放，欲仙欲死。

老乞丐求告无用，正要离去，夷吾向他走来。

“老伯父，怎么了？”夷吾装作很关心的样子问道。

老乞丐指了指脖子道：“毒疮，这里生毒疮了。”

“照这么说你是来求医的了？”

老乞丐回道：“正是。”

“郎中不在家？”

老乞丐道：“在。”

“在？他为什么不开门？”

老乞丐回道：“他说我这疮他治不了。”

“是不是怕你给不起他医钱呀？”

老乞丐回道：“不是。”

“那是因为什么呢？”

老乞丐回道：“他说我这疮已经溃烂了，里边生了脓血，药敷不上去。要想让药敷上去，必须把那里边的脓血弄出来，可这恶疮又不能挤，怎么弄？只有用口吸了。可我孤寡一人，无儿无女，就是有几有女，这脓血又臭又腐，谁肯为我吸呀？”

夷吾道：“你偌大一把年纪，若是无人为你吸去疮里的脓血，郎中就不会给你医治，不医治就会把你烂死，疼死，这，这可怎么办呀？”他

抓耳挠腮。

行人见衣服鲜亮的夷吾和一个老乞丐说话，都好奇地站了下来，不一会儿，聚了五十多人。

夷吾扫了一眼围观者，大声对老乞丐说道：“老伯，你好赖也是个人呀，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让毒疮给烂死，疼死！这样吧，我为你吸去疮里的脓血。”

老乞丐一脸惊诧地瞅着夷吾：“你，你这话当真？”

夷吾重重地点了点头：“你和我爷爷的年纪差不多，我骗你干啥？”

老乞丐还是有些不大相信：“你和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你为什么要帮我吸去脓血？”

夷吾叹道：“我天生一个软心肠，见不得穷人，见不得苦命人，一见就想帮，何况此事关系着你一条命。来，把脖子伸过来，我帮你吸脓。”

“且慢！”骹射从人丛中挤了过来。他装作不认识夷吾，将夷吾上上下下打量一遍，失声说道：“你，你莫不是当今国君的二公子夷吾？！”

夷吾昂首回道：“正是。”

围观者皆以惊奇的目光瞅着夷吾，稍顷，窃窃私语起来。

只听骹射继续向夷吾问道：“你贵为公子，又和这老乞丐非亲非故，你果真愿意为他吸去疮里的脓血吗？”

夷吾大声回道：“我愿意。”

骹射长叹一声道：“贤人呀，真贤人呀！人都说吾国的大公子重耳贤，我看你比重耳还要贤几分，吾国有望矣，吾国有望矣！”

夷吾一脸谦恭道：“大叔过奖了。”

说毕，将脸转向老乞丐：“老伯，我这就为你吸脓吧。”

骹射摇了摇头道：“别急。”

夷吾装作一脸不解地问道：“为什么？”

骹射道：“你就是为老乞丐吸去了疮里的脓血，还得敷药呀，这郎中的门不开，谁给老乞丐敷药呀？拿什么去敷呀？还有，这脓血奇臭无比，你吸过之后得漱口呀，这院门不开哪来的漱口水？”

夷吾一脸感激道：“还是大叔想得周到。那，那就烦您辛苦一下，将这大门叫开。”

骹射道了一声好字，穿过几个围观者，来到大门前，将门拍得山响：“开门，开门，快开门！晋君的二公子夷吾到了。”

苍郎中闻听夷吾二字，慌忙将门打开，见门外围了这么多人，大声